

七十七位被拘者週一過堂。法庭外軍警暗探密佈並無理驅趕群眾。

政府改控狀房行獨裁

本月廿一日(星期一)上午,知知拉惹律師代表七十七名於抗議大逮捕、反大馬及反當兵和平遊行時遭受扣押者,向第九警庭推事邱殷雄陳言

知知拉惹仗義執言

“我注意到拘禁在歐南律監獄的被告受到很壞的待遇,比如新聞報紙他們即未獲供給,他們應被看待為人一樣。我現提出要求,希望推事允許他們具保外出候訊。”

當推事表示此案將移交與地方法庭處理時,律師稱道:

“此案是輕微罪案,沒有動用暴力的情事發生,可在警庭提審,毋須提交與地庭審理。”

當律師對移交地庭審理之事提出反對時,他援引刑事訴訟程序法令第一七七節條文,指說:

“此案控方行事未符合該節條文的規定,主控的警官無權提出移

庭審理之要求,副檢察司可提出。”

理應可以具保

律師又援引同一法令第四〇七節條文,以作支持他提出具保要求之論據:

“除非被告人被指控的罪名是可能判終身監禁或死刑,不然應獲准具保外出。”

政府無理修改控狀

律師的申請不得要領,被扣者(除蔣清輝及林耀明外)照舊被關在歐南律監牢,並且當局已修改控狀,可能遭受最高的一年監禁改為可能遭受最高的四年監禁,“馬來西亞”的統治集團已準備在其實行軍事獨裁的時刻,加緊迫害新加坡人民。

旁聽席等同虛設

兩次的過堂,當局都不允許公眾人士入內旁聽。所謂“旁聽席”不過是虛設而已。連法庭旁的空地,當局也不讓家屬們在那裡靜候消息。尤其令人憤慨的是,軍警及暗探在本星期一採取了更粗暴的手段,對付前往等候消息的家屬和公眾人士。

喝咖啡亦無自由!

上星期一,被控者家屬們都聚集在法庭鐵籠笆旁的二間咖啡室,等候過堂的消息。當時,政治部派了大批政治部人員,進行恐嚇和抄錄居民証;而本星期一的情況可就不同了。家長們在籠笆旁的茶室靜候消息,也被政治部人員無理驅趕,甚至被抄錄居民証。

(轉入第四版)

堪,把李光耀打得滿天星斗,頭眩眼花,無地可容。

李光耀從倫敦找他的主子吸收了靈感回來以後,便叫其什麼吉隆坡和新加坡的緊密團結。但是,從這次東姑的演講看來,李光耀的叫號似乎無效,絲毫引不起聯盟的共鳴。

可以肯定的,代表着兩個不同的反動集團利益的聯盟和行動黨,他們之間的利害矛盾是不可調和,勢不兩立的。這種矛盾,將隨着“馬來西亞”越來越困難的窘境而日益加深惡化,他們勾心斗角,明爭暗斗的醜態將越來越暴露無遺。

• 李青 •

來論 冬姑痛斥李光耀

九月二十日,東姑蒞臨新加坡,在聯邦大廈會見新加坡聯盟領袖時,發表了演講。從他的演講中,道出了聯盟和人民行動黨這兩個反動派之間的不可調和的尖銳矛盾。

東姑在演說中,指責人民行動黨不守本分,違反協議,企圖支配馬來西亞事務。他說: [在上次大選中(按:指今年聯合邦國會大選),人民行動黨在一些選區競選,這完全違背我們的協議。] 他還說: [然後,人民行動黨又企圖競爭成為聯合邦華人的領袖,這是不可能的。]

東姑同時指責人民行動黨領袖不惜手段,強調種族的不同,強調每一種族必須得到的權利。他說: [新加坡領袖有一種籠罩着的企圖,就是競爭我們馬來西亞人民領袖的地位,把我說為一個馬來領袖。]

他怒氣沖沖的把人民行動黨的這些政治野心家痛罵一頓以後,並教訓他們說: [我呼呀新加坡領袖,集中於本地的事務,因為這里要做的事實在太多了。]

因為人民行動黨不可親近及不可靠以後,東姑鼓勵新加坡聯盟的難兄難弟,應該振作一些,加強組織,多和人民自由來往,以奪取下次大選的勝利。他說: [新加坡人

民要他們(按:指聯盟)領導,人民已厭倦了這一切愚蠢的政治,因為它完全沒有顧會到人民的快樂、幸福與和好。]

只是口頭上的訓導恐怕無效,被李光耀稱為可以做為他的爸爸的東姑氣惱了,他不顧一切的揮手痛打他這一個野心的乾兒子,他說人民行動黨搞的親善委員會是一黨包辦,沒有效能,不能解決問題,於是,東姑說,他要搞另一個和平委會,並使這個委員會有一些地位和權力,可以和警方合作。

東姑這一番對人民行動黨的教訓,使人民行動黨的寡頭們那麼難



美国擴大对越南的侵略

美帝國主義在越南的失敗已成定局，這是全世界人民的共同看法，連美國一些資產階級報章都毫不諱忌地承認這一點。但是美帝國主義一直不肯認輸，它絕不會自動從南越滾回去。擺在美國的面前有兩條路：一條是硬着頭皮打下去，一條是從南越撤走軍事人員，讓南越人民實行自決。走第二條路無疑是公開承認自己的失敗，宣佈從此結束對南越的新殖民主義統治與軍事佔領，這是美國所極不願的；走戰爭的路嗎？結果是泥足深陷，不能自拔，南越反動政權的軍隊士氣低落，根本不是人民武裝部隊的敵手。幾年來的事實說明了美國繼續進行這場骯髒的戰爭是死路一條。

南越人民武裝力量給予美國侵略者與南越偽軍的越來越沉重的打擊，南越城市人民反美反獨裁鬥爭的不斷高漲，已經使到美國及其傀儡——阮慶政權陷於全南越人民重

重包圍之中。這已經夠美國老頭痛的了，但麻煩的還不止這些，南越偽政權內部爭權奪利的鬥爭已經造成嚴重的局面，不久前發生的“短命”的政變，反映了反動政權內部無法調和的矛盾。美國一直在尋找一個能夠聯合各派系反動勢力的代理人，但是這企圖一直不能成功。美國對於偽政權的四分五裂感到惴惴不安是可想而知的，因為這種情況完全有利於南越人民爭取最後勝利。

為了挽回在南越的失敗，美帝國主義曾悍然發動了八月五日向南越南北方的武裝侵略，結果除了更微

底暴露它的侵略面目，激起全越和世界人民的公憤之外，根本沒有給美國帶來什麼好處。但是，約翰遜政府為了給南越偽政權打氣，為了在競選中打擊它的敵手高瓦特，擄取競選的資本，約翰遜政府絕不會放棄對越南北方進行新的軍事冒險的企圖。

日前美帝國主義者又製造了第二次“東京灣事件”（九月十八日），企圖為他們再次對越南民主共和國進行武裝入侵尋找藉口，這顯明了美帝國主義是隨時準備越過戰爭邊緣，對越南實行規模更大的武裝侵略。有人以為約翰遜比高瓦特來是較想和平的，但美國在越南的所作所為，暴露了約翰遜和高瓦特都是好戰成性，侵略成性的“一丘之

（轉入第三版）



行動黨大打出手 社陣無故被拖下水

★
一釘
★

行動黨為了培植自己的勢力，大肆利用其支部或變相支部——聯絡所，展開各種文娛體育活動，拉了一些青年去參加，並通過象棋比賽、籃球比賽等等，來吸引青年。如果行動黨是為了青年着想，而展開這些有益身心的活動，是可以讚揚的。可是，行動黨搞這些活動的動機，恰恰與此相反，它是為了撈取政黨私利，企圖拉攏一批青年，來支撐它那「外強中乾」的政權，並把這些大好青年誤導去支持新殖民主義「馬來西亞」。動機不純正，手段當然也不可能正確，例如，在××選區，行動黨支部為了要拉一批愛好籃球的青年，組織一個球隊，便自食「學生不能參加政黨活動」之言，密令該區三間華文小學的校長（有的是行動黨黨棍），甜言蜜語苦勸××中學的一位在籍學生，出來組織籃球隊，為參加前此舉行的「行動黨杯」籃球賽鋪平道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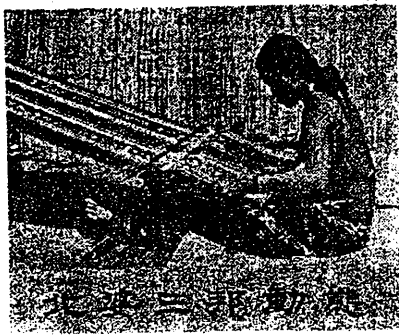
只求目的，不擇手段，是行動黨所搞的文娛體育活動，缺乏組織性和紀律性，沒有穩固基礎的一個原因。當讀者們看了下面的一個真實的故事後，就會同意我在上面所講的話，也是真實的！

由蔣××官員和梁××女士等人所籌辦的「行動黨杯」籃球賽，從七月起就開始舉行支部循環賽。××支部籃球隊當然也準備大顯身手。開始時，領隊梁××女士（在

州選時被社陣候選人擊敗）頗有信心，以為她手下的這些「猛將」將替她「掛彩」。豈知在七月間的某一個晚上，球賽在茅羅聯絡所進行時，「梁隊」與「蔣隊」却在沙場上大演「鐵公雞」。事情的起因是這樣的，「蔣隊」的「1/5號」大胖球員，拿着球「大掀老虎腰」，故意撞擊「梁隊」的球員，「梁隊」球員抑不住「無名火」在球賽暫停時，「1/5號」球員被四條「好漢」團團圍住，拳腳交加地打他一頓。事情發生了，全場騷亂起來，觀眾好奇地圍攏來看個究竟，這時，蔣××教育官（行動黨××選區議員），不知是由于太激動還是一時忘記了自己的身份，竟當眾叫道：「要打“one by one”！」話猶未了，又語無倫次地殺出一句：「你們都是“社陣”的人！」，好大的口氣，好大的托辭，頓時弄得觀眾為之瞠目結舌，為他感到難堪！

當晚，籌委會召開緊急會議，蔣××仗着他的身份和地位，動議把「梁隊」開除出「杯」賽。動議不提還好，一提氣壞了「掛」了滿身「綵」的梁××女士，她當場暴跳如雷，指着蔣××官員就罵，先前的同志長同志短，現在一股腦兒丟棄。這個硬壓下來的決定，使到本已「無心戀戰」的「梁隊」，因為不滿而更快地拉垮！

有趣的是蔣教育官對「三段論」的妙用。大前提——一切醜事應歸咎社陣；小前提——梁隊和「蔣隊」大動干戈是一件醜事；結論——所以這件醜事應歸咎社陣。可是，事實勝於雄辯，「梁隊」的十二個球員中，既沒有一個是社陣的黨員，又沒有一個是社陣的活動成員，而且，其中有一個還是本邦某右派政黨的要員叶××的助手。如果可以硬指「梁隊」的球員是社陣的人，那麼另兩隊也曾與「蔣隊」打架的球員，不知是否也是「社陣」的人呢？！行動黨越應用這種拉人下水，嫁罪于人的「推罪術」或「逃罪術」，就只有更暴露行動黨的醜惡面目而已！



砂華公會 因彩票事鬧內鬨

華語華文為官方語文

係十年以後事情

砂華公會秘書長陳作猷九月十八日對記者表示：英語在十年內為砂拉越官方語言，華語華文成為官方語言則是十年後的問題。陳先生解釋說，砂拉越雖是以達雅和華人佔多數，假定華語文成為砂拉越官方語文，那麼達雅人也許同樣需要以達雅語言為官方語言，如此一來問題就顯得複雜。陳先生還說：假定華語華文成為官方語文，很明顯的這種語文上的便利對華校學生有着一一定的利益。

他說：華校學生的出路原就受着某種限制，正如已往華校高中畢業生都以教書為唯一出路，可是現在連任教的機會都不大可能了。

砂拉越加入大馬的條件之一是：以馬來語為國語，英語在十年內為官方語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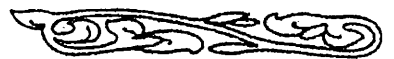
陳先生上述的談話，很明顯給人家的印象是：寧願給英國人好處而不願給達雅人及華人太多好處。

查砂華公會曾在一九六三年十一月十六日，在詩巫舉行第二屆中央代表大會上有一條議案被通過，該議案是通過以會長先生名義代理福利彩票；以全部利潤盡充砂華經費。在這會議未召開之前，曾遭受砂華公會第一省分會的反對，要求展期召開。但不為以陳作猷為首的中央所接受。事後他們就準備集體退黨。

八月四日砂華公會中委會召開會議，會上十名第一省中委要該黨主席林鵬壽與秘書長陳作猷引退，否則，彼等絕對回到中委會中去（參閱本報78期），事件於是越鬧越僵。本月十五日第一省四名中委，陳永福、黃啓星（金旁）、江宏發及王第傳就在砂華公會第一省分會會所舉行記者招待會。在招待會

上，上述四位強烈反對砂華公會代理福利彩票，蓋黨政黨經營彩票，籍年利乃不正當不光明的。九月十六日以陳作猷為首的一派也發表聲明加以澄清，聲明提到福利彩票時說：“關於福利彩票代理問題，提案人詩巫劉行垂委員，鑑於砂華公會應該多做些福利工作，因本身經濟不固（？）時感心有遺而力不足，故希望將來本邦修改法律，福利彩票解禁，可以銷售本邦時，取得代理權……”

砂華公會的紛爭和分裂並不是為了什麼重大的政治原則，却是為了代理彩票的事情。這樣的政黨，能替人民做些什麼事件呢？



六十四名？ 十七名？

據報載路透社廿一日電訊稱：據印尼官方安達拉通訊社說，在過去一個月中，游擊軍隊曾擊斃六十四名辜加兵及擊落三架屬於英國的直昇機，除外亦處獲一些軍火。

在星加坡方面，一名英軍發言人今天否認安達拉通訊社上述之報導，他又說，在婆羅洲的辜加兵自一九六二年十二月八日汶萊發生叛變失敗時起至目前為止，辜加兵只有十七名陣亡及四十二名受傷。

（接第二版）
務”。

所謂“第二次美艦受魚雷艇攻擊的事件”比第一次“東京灣事件”捏造得更為拙劣和漏洞百出。美國國防部長麥納馬拉在十九日所舉行的記者招待會只有一分鐘，他匆匆忙忙的宣讀了一篇聲明後掉頭就走，他迴避記者的一切詢問。他的聲明沒有說明美艦在東京灣什麼確實地點與時間受什麼國家的艦艇的攻擊。連美聯社也說這次的所謂“事件”是十分神祕的，並且說美國軍方正研究“攻擊”美艦者是幻影抑或是北越的魚雷艇。而越兩民主共和國方面已否認它的魚雷艇攻擊美艦的“事件”，並且舉出美艦侵入其領海活動的事實。大概美國當局捏造得太倉卒，忙中錯多，一下子就露出馬脚，弄得自己狼狽不堪，無法向全世界交代，所以它尋找藉口再次進侵北越的企圖受到了挫折。但是，這並不是說美國就不會再次對越南北方進行軍事冒險了。目前，美國第七艦隊正加緊在東京灣進行挑釁活動，美國在東南亞的陸、空軍也處於高度戒備狀態，這顯示美帝國主義只要有機可乘，它就可能對北越發動新的武裝侵略。這是值得注意的嚴重情況。

儘管美帝國主義瘋狂地加緊和擴大對越南的侵略，但是絕不能挽回它徹底失敗的惡運。如果它不願吸取朝鮮戰爭失敗的教訓，敢悍然再次侵略越南北方和擴大戰爭，那末，更可恥的失敗正等著它。

英官員掌握砂重要部門 亞籍公務員大表不滿

砂拉越亞籍公務員協會，最近對砂拉越公務員婆羅洲化政策的緩慢執行，表示極大之不滿。該會主席大衛指出，目前砂拉越政府部門中，仍有很多高級職位由外籍官員所把持。

該會的這種指責，是有相當根據的。事實上，砂拉越政府部門中，不但輔政司署高級職位由外籍官員擔任，就是普通的部門，也是一樣。而教育局的高級教育官，仍由外籍官員所佔有。

根據砂首席部長聲明指出：目前州政府中約有廿七個可被視為部

門首長、副首長或相等的職位，在該廿七個職位中，約有廿二個由海外官員掌握。至於聯邦部門方面，現約有卅二個上述類似的職位，目前有廿一個由海外官員掌握。

目前，政府仍對這些外籍官員表現出不適當的偏好。柯波德報告書中就寫道：「應鼓勵外籍官員留下來，直到……」

顯然地，英國在砂拉越所留下的官員，仍然對砂拉越的行政起着很大的影響作用，英國不只在“馬來西亞”的國策上加以牽制，而且還在實際的行政措施上直接干涉。



政府藐視民權 虐待蔣清潭

黨立委蔣清潭同志，在遊行當天被捕，目前仍被扣於中央警局。

蔣清潭同志的代表律師知知拉惹，再三向有關當局要求會見蔣清潭同志，但皆遭受拒絕。

蔣立委在兩次過堂中，都被套上手銬及警方人員的粗暴押送。對警方如此對待人民的代議士，知知拉惹律師於本月廿一日在法庭上向警方表示嚴重的抗議。

作為人民代議士，竟不得會見其律師，且要遭受政府虐待。這完全暴露了政府藐視人民權利，和破壞民主的惡劣行爲。

鞋業工聯譴責聯盟 堵塞憲制斗争道路

九月廿一日，鞋業工聯會發表告工友書，抗議大逮捕，並呼工友加緊團結，反擊一切法西斯的陰謀詭計。該書中說：

【九月十一日反動的中央政權以“保安行動”為藉口逮捕了星洲四十多位反殖愛國人士（包括政黨、職工會、學生領袖），在這次瘋狂法西斯式的逮捕行動中揭露了反動中央政權的假民主面具，露骨地表現出新殖民主義者傀儡的猙獰面目，又一次赤裸裸地暴露了統治集團的反動本質，進一步說明聯盟政權準備今後不顧一切後果，堵塞憲制道路，而走上軍事獨裁的懸崖。

【九月十日的深夜，我會會所同樣的遭受政治部人員無理的非法搜查，並抄錄住宿者的居民証。十三日凌晨，我會中委陳秀嬌在家中被政治部人員逮捕，從此，我們失去了一位赤心赤意為工人爭取利益的鬥士，我會的會務工作也可能因為這次的逮捕事件遭受到暫時的打擊和困難。】

【工友們，我們對於反動中央政權這次強蠻無理，法西斯式的非法逮捕行動表示強烈的憤怒和抗議，我們嚴正地指出，這次事件是符

周毅民談喝萬蘭池酒事 竟將家長做不恰當比喻



（續上期）

……實在慚愧！但我從沒有損人利己，單單這一點聊堪自慰。【豐富的禮物】？既不會服務於人，何來【禮物】，也許主使奇怪信的人，或同謀者，都會【服務】才會獲得不少豐富的禮物，是嗎？

【真是白晝活兒見鬼！我是業牙醫，奈女皇鎮只有我和菲立太子路共兩間牙科診所，如何發動罷市呢？我所謂罷市，問問本區代議士勞工部長易潤堂先生，就可清楚明白，因我曾在電話中報告始末部長自可為証。喝萬蘭池酒，事情的始末是這樣的；有一天雨下得大...

【我手頭沒有確實數目，橫直家長是那麽多，就是你幾位同謀者去挨戶叫爹，逐家喊娘，相信一輩子都叫喊不完的，是麼？】

【你這三四個黨蠹，只知在黨支部里面鑽出鑽入，不顧大局挑撥離間，一點常識都沒有，誰有權來查一個團體的會員數目，固然只有註冊官才有這種權力，試問你們可以把你們太太的乳罩幾件袂幾條公開給人知道嗎？我領導的是學生家長聯合會，不是胡書珍女士過去領導的學生家長聯誼會，這又可証明你們粗心大意，只會學犬【汪】、【汪】吠，你們還少【許】人，

妄想當社會領袖，還不夠資格，唱二【黃】倒還可以，是麼？（括乎意義也許易部長，和本區部分諮詢委員明白個中秘奧。）

【當諮詢籌委會開會以不記名投票方式選舉時，易部長也在場，總名額二十三位，我以二十二票當選，難道要我自己投自己的票才算一百巴仙嗎？你們其中有者沒法擠進本委員會，有的選不到酸溜溜。也就因為這樣才引起你們忌恨，用鬼式（虫旁）技兩，妄圖中傷，極盡醜態污蔑之能事，你們日夜夢想要領導諮詢會，那還不是很容易麼？就你們所說的，只要人民接受就夠了是麼？周毅民只讀了一些【人之初】和【學而第一】，飽學可不敢當，但很容易答出你們的問題，你們這位不通桶執筆者居然把【什貨店】寫成【什貨店】，大概不是孔子公的學生，是孔子媽的門徒罷？

周毅民 還在信中提出：【只要你們（女皇鎮人民）露出真姓名我（周毅民）也就公然和你們辯論任何形式都奉陪.....】

信後是一個大括弧，括弧里寫着：【本欲揭穿怪信的由來，因易部長今天往澳洲只好等他回來再辦.....】

合殖民主義者的意旨，是殖民地的必然產物，是司空見慣了的事，如果反動的中央政權以為用殘暴的法西斯手段（逮捕、封閉一切憲法下合法組織）圍挽同類臨絕境，打擊正在成長壯大的人民力量，那只是暫時的，幻想的。】

告工友書稱：【馬來西亞是戰爭的禍根，把人民帶上戰爭邊緣。

目前，人民正面對百業蕭條，封鎖海港，貿易萎縮，失業的困境，人民的生活一天天的痛苦，現在緊急法令又再強加在人民的頭上，人民的民主權利被奪奪還不算，我們的生命財產，也隨着反動政權的抽兵打戰而失去了保障。】

最後，該書中寫道：【工友們，我們預料，更加瘋狂的法西斯行動將會出現，逮捕所有的愛國人士，封閉一切合法組織，這完全是可能的一回事。因此，我們呼工友們，必須密切的關注這次事件的發展，更加緊的團結在工會的旗幟底下，為保護組織，愛護組織，隨時給予一切陰謀詭計以無情的打擊。】

（接第一版）

一位家長本已買了一杯咖啡，準備要喝，但是警方人員不管三七二十一，強蠻令他馬上離開茶室。該家長見狀，怒視那些警探說：【你要奪我這這杯咖啡的錢嗎？難道連喝咖啡也沒有自由！】警探看到威脅並不能使家長屈服，只好悻悻然站立一旁。另有一位叫了一盤加厘飯在吃的家長，也遭到同樣的無理對待。許多家長從騎樓下被趕到馬路上曬太陽，家長們都說：【這些無良心的警探，只會欺侮老百姓而已！】。

被驅趕的群眾，不得經過法庭前的大馬路，須繞從法庭後小道而行。當天，非警方人員，汽車一概不得停留於法庭前的大馬路，在這裡，駐紮了三輛紅車，路旁的紅色水喉，也已裝上粗大的長水管，整個法庭四周，暗探數以百計。

